

儿时的补碗匠

陶诗秀

1950年代初，我已经念小学了，还常常打破碗。一次，我端着饭走出门时，老屋那木门槛只有半尺高，却也绊了我的脚，人没摔倒，手上的碗摔了，菜饭撒落一地，碗边破掉一块。妈妈听到碗碰地的声音，赶紧出来，一看便生气地说：“坐不稳的猴儿，吃餐饭也不安。”

被我打破的碗，妈妈连掉下的瓷片，一同捡起来，用烂布包好收着，等到巷子里传来补碗的吆喝声，就把补碗匠叫到屋门前。在我们小街小巷补碗的是位老伯，头发已经花白，挑着一担箱式小柜，一路悠悠晃晃。两个精巧的木箱由几层抽屉组成，每一层装着不同的工具。后挑上挂着一个小马凳，妈妈先给老伯泡好一大杯粗茶，再递给他破碗。老伯不慌不忙，拿起碗仔细看了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这碗好补。”补一个碗要两分至三分钱，是根据蚂蟥钉的用量来计算。

补碗匠的手艺精细灵巧，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。补碗过程中最好看的是拉锯，那锯声像唱歌一样，伴随老伯微微摇晃的身躯，“吱咕吱、吱咕吱”节奏轻盈的声响仿若从遥远的童话世界飘来，宁静美妙。

老伯先用小刷子把瓷碗碎片刷干净，涂抹调好的白色胶泥，合拢在破碗缺口处，开始拉锯了。又长又细的锯，像二胡的弓，两根细木杆间用一根细长的线牵引着，带动一个小锥钻，在坚硬而光滑的陶瓷碗上不断地转动，慢慢地，瓷碗上就钻

出比小米还小的一个洞，听大人说那小钻是金刚钻。还有金色的蚂蟥钉，活像一条蚂蟥，细小如手表分针，横跨在碗缝两边钻好的洞里，再用小锤子来回轻轻敲打蚂蟥钉，钉子就把碗碎片铆接牢实了。这时，补碗老伯用垫在膝盖上那块油腻的布擦几下后，朝碗里倒些水试试，滴水不漏了，再说一声响亮地“好呐！”。

老伯真有趣，知道我骂我是坐不稳的猴儿，又在补好的碗底上加刻了一个猴头像。他用一把小铜锤，“笃、笃、笃、笃……”对着放在碗底上移动的凿子轻轻敲打，慢慢地，一路麻麻点点，一个猴儿的头像呈现出来了，围着的小伙伴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。老伯补完碗，再为补碗者的碗底凿姓氏图案，就不再收钱了，老伯还要送给你一堆开心的微笑。

临走，补碗匠对妈妈说：“小孩子打破碗是常事，没事的，愈打愈发。”

后来，不争气的我再一次把新碗打破，我惊恐得不知所以。这次妈妈没生气，依然捡起破碗，却微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，愈打愈发。”我知道，妈妈是将补碗匠那句话记在心里。这是民间一种希望寄托的俗语。

可是多年了，我们家并没有发，妈妈的头发霜白了。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妈妈的橱柜里才更换了一大叠细白红花的陶瓷饭碗。而补碗匠这个职业，也早已销声匿迹了。



枝头即景 周文静 摄

想你的风吹到了牛镇

胡 静

湖风披襟，快艇逆流而上，看蓝天绿岛碧水悠悠，大有春风吹拂百忧空之慨。乘风破浪半个多小时，船靠岸。

一头低头弓腰的耕牛雕塑伫立岸边，牛镇到了。店前河、冶溪河、南阳河在此交汇，三河之水勾画出一片岛屿，状如耕牛，牛镇之名由此而得。

微风和畅，拂动柳条，拂动湖面的涟漪。那涟漪聚如蚕丝，散如烟霞。坝上青草茵茵，野花遍开；放眼望去，群山叠翠，琉璃瓦屋点缀其间，夕阳为它们抹上了一层温暖的色泽。牛镇的情意在山在水在一派粉墙黛瓦，还在路口那块题诗的指示牌——想你的风吹到了牛镇。

镇干部说，每年三月，牛镇的田头地埂滩涂，到处都是金黄的油菜；秋冬季节，天鹅、白鸥、大雁漫天飞舞。说话间，耳畔传来哨音般叫声，几只雄鹰从空中直冲而下，在湖上振翅盘旋，那矫健的身姿，使人顿觉一股豪气从胸间喷薄而出。

极目远眺，山水相映。而一切尘事，都付与了青山绿水……

晚饭后出来散步。晚风扑面，裹挟着馥郁的青草气息。猛吸几口，顿觉五脏六腑舒坦无比。灯光勾勒出小镇的轮廓，似海市蜃楼，如梦如幻；湖对面的凤凰山步道，灯带下宛如一条金龙，蜿蜒绵亘。一个人在步道行走，风声、水声，扑面而来。偶尔树影婆娑，惊起一只野鸟，一阵响声过后更加沉寂。

牛镇的夜，静谧安宁，使人入世相忘，人生寄迹于此，足矣。风，叩响着久远的回音：禅宗二祖慧可在狮子山开坛讲道、弘扬佛法；人称“济公”的大兴和尚出生于禅源村；元代状元郎黄信一诞生于镇羊河，死后御赐扶棺回乡，葬羊河村打鼓岭；东山岭“远岫轩”古民居，为清光绪年间进士王念祖所建；乌云寨是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城堡。

风，还带来了美妙传说：李白游历牛镇天桥村，醉卧洗脚涧，醒后洗完脚时恰逢天亮，遂立山顶高呼：“天光了！”天光山由此得名；白居易行至天桥村，见山峰五色奇云环绕，奇石似飞鸟怪兽，山洞岩泉滴沥，石床斑驳，异香扑鼻，深深为之倾倒，遂夜宿洞中。后人便将山名更为白乐山，异香洞更名为白乐洞。还有西天湾、十八连环潭、香炉寨、大元洞……当地人指着周边的村落、地名，能一个一个说出有眉有眼的故事来。

风，从远古吹到了清末民初：河上白帆高扬，纤夫码头匆忙。镇上集市喧闹，长长的青石板老街商贾林立，复兴隆、杨信昌、许太来……仅复兴隆一家就有竹筏15只。

风，日夜诉说着花亭湖上的炊烟袅袅、渔舟唱晚。风，亦倾诉着那一年的火光冲天、刀光剑影。1942年，县长隆武功在此建造抗战营房124间。是年冬，日军至，纵火烧毁营房和民房，五天五夜余烟方烬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牛镇逐渐恢复生机。1950年代修建花亭湖水库，牛镇作为上游，几度移民，加上水路运输功能的退化，镇上青壮年多外出谋生，这座水中孤岛渐渐萧条。

一场浩荡的乡村振兴春风，吹到了孤岛牛镇。外出打工的人回牛镇了，外地人也来牛镇了，他们种植黄芽菜，几亩，几百亩，几千亩，头戴草帽、身背竹篓的采茶女，婷婷袅袅采茶忙。

春风送我们上百谷尖，于山顶观春水煎茶。初泡，茶叶横浮水面，芽尖挺直向上。少顷，茶芽吸水，如兰花缓缓盛开，在杯中沉沉浮浮。坐在山上，捧一盏茶，山风拂面，茶香四溢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听评弹

解 良

假日旅行如赶场，听得唐人导游杜荀鹤一句“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”，便从杭州乘高铁两小时来到苏州。在酒店安顿下来，即打车去看拙政园，入夜后品尝“苏州太太”的厨艺，接着浏览姑苏小巷，看小桥流水，粉墙黛瓦，还有摇橹而过的小船，得知白居易当年为苏州刺史，在阊门外疏浚河道，引运河水入城，给姑苏带来满城活水与繁华市井。这时我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位唐代导游留下的《枫桥夜泊》，及诗中的寒山寺。

次日午后打车去虎丘，游目骋观，再折回姑苏城外寒山寺，时已黄昏，远远就听到钟声在报时——过了五点半钟即闭门谢客。觅到一道黄色照壁立于山门之前，上刻“寒山寺”三字，拍照打卡，匆匆进入寺内。

香客，香火，南风过熙。

我知道江南有座寒山寺是街上到处都在唱《涛声依旧》那会儿，继而读了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，期寄着有一天能来寒山寺看星疏天涯，月落乌啼。真的来了，走进寒山寺，夜幕如期降临，我却感受不到张继千年绝唱

那幅情味隽永幽静诱人的江南水乡夜景图，不免又在心里哼起那支歌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年的夜晚。

踏着喧闹的夜色，我快快离开了古今杂糅的寒山寺。

下一日，我在姑苏街上走马观花，偶然看到有中年妇女或老者坐在门前一边唠嗑一边用手剥着什么，两个小盆，一盆装满带壳的果实，另一盆是剥好的白嫩的瓢儿。歇脚打听，这是桂花鸡头米，又叫芋艿，苏州特产，可制成传统甜点，号称苏州水人参。走得很累了，于是就在街边坐下来，听着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评弹调，与悠闲地剥着鸡头米的苏州阿婆聊几句，听老阿婆叙说流水乡愁。在苏州，穿小巷，过门市，评弹调不绝于耳，就像在北京进馆子品小吊梨汤吃手擀面总有京韵大鼓陪伴一样。出行前，孩子网约了苏州城排名第一的“琵琶语评弹馆”的门票，午后三点钟，一家人落座三人沙发，品一壶茶，听吴侬细语，“江枫渔火”如约而来——在评弹馆压轴的是评弹界的名角刘国华和吴亮莹，上手用三弦做槽，轻轻摇唱起《枫桥夜泊》，眼前的情境突然变了，好像真的听到了“夜半钟声”，看到了运河畔的枫桥和寒山寺……

白日，石拱桥上穿汉服的女子将身影落在水面上，仿佛古时姑苏重现。入夜后，石拱桥亮起装饰灯，水巷里映出一只乌篷船的倒影。

